

杂著系列·之二

# 飞越四分之三的时区

卢昌海

Copyright © 2026 by Changhai Lu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For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lu\_changhai@yahoo.com.

10 9 8 7 6 5 4 3 2 1

# 献给

此生最重要的旅伴——我的家人

# 目录

|                           |     |
|---------------------------|-----|
| 自序 .....                  | I   |
| 二〇〇二年回国札记 .....           | 1   |
| 二〇〇五年回国札记 .....           | 19  |
| 二〇〇六年巴黎散记 .....           | 53  |
| 二〇〇六年回国札记 .....           | 82  |
| Bushkill Falls 两日散记 ..... | 100 |
| 纽约客漫游奇境记 .....            | 110 |
| 香港掠影之文字简汇 .....           | 126 |
| 二〇一六年回国散记 .....           | 141 |
| 二〇一八年回国散记 .....           | 155 |
| 二〇一九年回国散记 .....           | 175 |
| 二〇二三年伦敦散记 .....           | 202 |
| 二〇二三年纽约上州散记 .....         | 235 |
| 二〇二三年迈阿密散记 .....          | 249 |

|                          |     |
|--------------------------|-----|
| 二〇二四年东京散记（附中国二日） .....   | 279 |
| 东京掠影之文字简汇 .....          | 329 |
| 二〇二四年哥本哈根散记（附瑞典一日） ..... | 344 |
| 二〇二四年中国散记 .....          | 375 |

# 自序

如果不算以书名而论貌似游记，实则在大学日记的电子书《我的“航海日志”》（1991—1997）里的极零星的记叙，我的旅行类文字——确切说是独立或汇编成篇的旅行类文字——大致是始于“二〇〇二年回国札记”。之后十几年间亦只是偶而撰过数篇。直到进入微博时代，自“二〇一六年回国散记”开始，逐渐形成了旅行期间以微博形式发布见闻或观感，旅行之后则配图并汇编成篇的习惯，才开始对旅行有了简略但较为系统和实时的文字记录，并延续至今。

本书就是对上述旅行类文字的一次结集——具体地说，是依时间顺序结集了我二〇〇二至二〇二四年间所撰的独立或汇编成篇的旅行类文字（唯一的例外是“二〇二一年加州散记”——因已收录于电子书《我的“疫

## II

年纪事”》)<sup>1</sup>。

由于所结集文字的时间跨度在二十年以上，细心的读者当能看出不同篇什之间在文字风格乃至观点和视角上的变迁。本书对所录之文字虽做了少许修订（主要是针对错别字、标点、段落划分等，在相片方面也略有替换或增补），但本着文字刻划了自己心路历程这一敝帚自珍的想法，对文字风格及观点和视角一律未做更动，以维持原貌。

本书涵盖的旅行除少数几次外，多为远程旅行，目的地分布在美国、中国及欧洲，前往目的地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飞机，典型的飞行路径则多为东西向：从纽约往西飞越美洲大陆及太平洋，或往东飞越大西洋及部分欧洲大陆。对东西向的远程旅行来说，一个很令人头疼的

---

<sup>1</sup> “独立或汇编成篇”这一限定意味着本书不包含零星的旅行类文字——后者大都收录于“微言小义”系列电子书。

### III

方面是时区的差异——它同时也是衡量目的地遥远程度的一个大略指标。以这个指标而论，本书涵盖的旅行往西抵达的最远时区是中国所在的东八区，往东抵达的最远时区是法国、丹麦、瑞典所在的东一区。这两者之间——包含这两者本身——总计有十八个时区，这十八个时区都是我旅行时飞越过的，恰好占全部二十四个时区的四分之三。本书的书名——《飞越四分之三的时区》——便是由此而来<sup>2</sup>。

当然，这书名颇有些虚张声势，因为那四分之三的时区之中，很大比例是单纯的飞越而不包含任何旅行目的地，对那些时区的唯一稍带戏剧性的记叙无非是我大学日记里的片言只语<sup>3</sup>：

---

<sup>2</sup> 由于地球表面是一个球面，“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片跟这十八个时区“互补”的区域，即从东二区到东七区的六个时区，那正是我未曾飞越过的另外四分之一的时区。

<sup>3</sup> 参阅电子书《我的“航海日志”》（1991－1997）。

## IV

飞机顺着地球自转的方向飞行，不断地跨越着时区。飞机上的昼夜交替只有六、七个小时。夜幕很快就在被斜阳染得绚丽多姿的天边云彩的映衬下降临了……

不过另一方面，这书名也并非全无“低调”之处，因为也有我飞越过、甚至作为旅行目的地造访过的时区并未列入其中。比如我造访过的贵阳市纯以地理位置及经度而论，其实是在东七区<sup>4</sup>，只因中国采用单一时区才被归入了东八区。

无论书名算是虚张声势抑或“低调”，本书是我第一本旅行类文字的结集，制作本书的过程则是对那些旅行的重温。在那些旅行所属的岁月里，一项很大的变迁是相机。对普通人来说，随着个人相机的从无到有、从

---

<sup>4</sup> 东七区的范围是从东经 97.5° 到东经 112.5°，贵阳市的经度约为东经 106.6°，位于东七区的中部。

用胶片到数字化和手机化，记录旅行的典型方式也由最初的只能偶尔在景点的摄影摊拍摄相片；到用个人胶片相机拍摄后拿到冲印处或亲自动手冲印成相片；最后则是用个人数码相机或手机拍摄——后者因无需冲印，拍摄成本基本为零，从而可以最随心所欲。这些相片——尤其是像素越来越高的数码相机（及录像）——构成了人们对旅行越来越“全息”的记录。不过我始终觉得，这些都不足以替代文字——因为对景观的欣赏不光用到眼睛，也随时触发着头脑里的思绪。相片（及录像）只能记录眼睛看到的東西，文字却可以重构头脑里的思绪。正是由于后者，我因通过制作本书而重温那些旅行时，比浏览相片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是文字对我的最大价值，也希望读者喜欢。

2026年4月12日

## 二〇〇六年巴黎散记

(2006.1.29 – 2006.2.1)

我的一生有过许多冷清的除夕夜。

从出国后到结婚前的七年里，我的几乎每个除夕夜都是一个人度过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春节活动通常安排在周末，记忆里似乎从未有哪次是恰好逢到除夕夜。但尽管如此，在家里过春节——哪怕是在一个人的小家里——起码还可以看电视里的中文节目。唯有今年的春节才是真正冷清：我所在的公司——一家总部在巴黎的法国公司——决定于今年的一月三十、三十一两天在巴黎搞一个新年工作聚会，给我们安排了一月二十八日（除夕）下午从新泽西 **Newark** 机场出发，一月二十九日（年初一）上午到达巴黎的航班。作为结果，在二〇〇六年

新年到来的那一刻，我正在三万英尺高空的机舱里，跨越着某个不知名的时区，机舱外是零下五十七度的气流，在我的下方则是浩瀚的大西洋。

这个时候是旅行的淡季，机上乘客很少，我一人就占了两排座位：位于机舱中部的三人一排的座位用来睡觉，靠窗的两人一排的座位则用于在飞机起降过程中观赏机舱外的景色。飞机起飞时虽还不到晚上七点，但夜色已完全降临，从窗口向下望去，纽约与新泽西的壮丽灯海一直延绵到天边。

这次与我同行的是一位名叫 Joel 的 technical writer。Joel 大约五十多岁，瘦小体弱，是地道的美国人，但平日里沉默寡言，在美国人之中比较少有，与 technical writer（或任何类型的 writer）通常给人的印象更是南辕北辙。Joel 极少旅行，并且很怕乘飞机，在航程之中一遇气流颠簸就紧张不已，生怕飞机要散架。我告诉他飞

机是很结实的，曾经有过飞机遭遇强气流导致机上乘客伤亡的事件，但即便在那样剧烈的颠簸下，飞机本身也没有散架。我这番话在迷信的人听来可能并不吉利，不过好在 Joel 虽有些胆小，倒不迷信，我这单刀直入的安慰还是比较管用的。

我们的巴黎之旅一直到飞机落地都算顺利，可是一出机场就发现了状况：Joel 把手提包遗落在了机场！这次是 Joel 第一次离家远行，大概是觉得纽约家中无人看守不太安全，他把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件——包括医疗纪录之类与旅行完全无关的文件——都放在了手提包里随身携带。一路上，Joel 几乎包不离手，小心谨慎到了极点，结果事极必反，竟然不可思议地把包遗落在了戴高乐机场（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直到我们乘着出租车驶离机场时才发现！

这情形就像金庸小说《鸳鸯刀》里的周总镖头：他

千方百计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带着鸳鸯刀，结果紧张过度，却在睡梦里嚷得众人皆知。

由于这个手提包十分重要，我们立即让出租车返回机场，但手提包已经不见了。

我们找到问询处打听，问询处的人很肯定地说不可能找回来了，因为机场警察一旦发现来路不明的包裹，“看都不看就会直接烧掉”！这话初听起来有几分门道，因为自“9/11 事件”以来，世界各地的机场都加强了保安，来路不明的包裹的确是警方高度警惕的。但细想一下却又大谬不然，所谓“看都不看就会直接烧掉”是根本不可能的做法，倘若包裹里真有炸弹，岂有用火来烧的道理？由于出租车司机虽然耐心礼貌地陪着我们寻包，但计价器一刻不停地开着，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势难在机场无限期耽搁下去，只得先离开。后来在返回纽约那天，我们提前赶到机场重新打听，问询处的答复依旧

是荒唐的焚烧论，但那天时间充裕，我们直接询问了警方，结果警方断然否认了焚烧包裹的说法。最后我们在另一幢候机楼的失物招领处找到了 Joel 的护照及一张信用卡，可惜那时 Joel 已向美国大使馆申请了临时护照，并且挂失了信用卡，因此找回来的东西已无用处，更有用的其它东西（包括钥匙）则依然杳无踪迹。

Joel 第二天(星期一)一早便在法国同事的陪同下，前往美国大使馆补办护照。后来我问他美国大使馆的人对他是否友善？他说谈不上友善，也谈不上不友善，他们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许多问题。他还告诉我那天在美国大使馆看到一位在酒店遭到殴打、脸上带伤、护照被抢的女士，使馆的人员也同样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很明显，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在补发护照或提供其它帮助之前首先确定来访者的身份及所叙故事的真实性，这在手续上是无可厚非的。但反过来想想，当一个人在异国土地上遭到伤害，向自己的使领馆求救时却要面对一串

冷冰冰的、近乎怀疑自己诚信的问题，心情无疑是不会好受的。



我们到达巴黎的时候是当地时间早上八点左右（巴黎与纽约的时差是六小时）。等我们与一位搭乘另一航班的同事汇合，并经历了 Joel 的丢包事件后，正式离开机场已是十点多钟了。出租车驶出机场时我向远处望去，只见巴黎的郊区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空气透明度不算太高。这种情形在纽约不常看见，但在巴黎的几天都有感觉，倒有几分像国内，不知是气候的缘故还是空气污染所致。不过跟国内不同的是，巴黎的空气中灰尘很少。

巴黎的郊外有大片的田野，这点也与纽约不同——纽约的郊外以树丛、灌木、草坪、荒地等居多，较少看到耕种的地块，或许是美国的人口密度低于法国，不需要在大城市附近种植作物之故吧。巴黎郊外田野的地块

很大,不同于中国农村那种人力密集型的小块耕地结构。至于田里种的是什么,由于正值冬天,加上我对农作物的种类一窍不通,自然看不出来。



巴黎街景

巴黎的城区有大小之分。核心部分有时也叫“小巴黎”,以旧城中心为原点沿顺时针方向螺旋式地划为二十个区(arrondissements),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广义的巴黎有时也叫“大巴黎”,包含了旧城之外的大片区域。巴黎的这种双重定义给热爱巴黎的市民们提供了一种很有

意思的便利。比如几个月前巴黎发生过一场举世皆知的大规模骚乱<sup>17</sup>，我曾向法国同事询问那次巴黎骚乱的地点离公司有多远。“不！不！不！”同事一叠声地首先纠正了我这问题的提法：“那不是巴黎！”我虽不记得骚乱究竟在哪里，但全世界都说骚乱在巴黎而巴黎人却否认，想必是因为巴黎人这时所指的是只是那个古朴典雅的“小巴黎”吧。

巴黎旧城的道路密如蛛网，大都相当狭窄，许多道路除去一侧或两侧的停车位外只能容一辆车子通行（当然，这样的道路都是单行线），另有些道路则是石块拼成的，让我想起中国古镇里那些蜿蜒曲折的青石板小巷。巴黎旧城道路的走向也极其复杂，与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的棋盘式路网迥然不同。在巴黎常常可以看到五六条道路以各种角度相互交汇，凯旋门等地更是十几

---

<sup>17</sup> 电子版注：这里提到的骚乱发生在 2005 年的 10 月和 11 月间，导致近万辆汽车被焚毁，近三千人被拘捕。

条道路放射相交，蔚为壮观。

这种复杂的路网结构不仅让我这个外来游客眼花缭乱，甚至连一些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有时也会找不到北。我们到达巴黎的第二天晚上，公司在一家法式餐馆聚餐，带我们这些纽约客前往餐馆的是两位土生土长的巴黎同事，我手头有一幅地图，走不多久巴黎同事就问我借阅了地图，等到第二次借阅时，我干脆把地图给了他们，因为看情形我知道他们还会再借的。果然，一路上他们又看了好几次地图。



公司给我们安排的旅馆地处巴黎旧城中心——即第一区——的一条小巷里。旅馆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小”。这个字在从进入大门到抵达房间的整个过程中，一次次带给我们新的体验与惊讶。旅馆的“大堂”就很小，与普通人家的客厅相仿，不过布置得流光溢彩，透

着一种温馨的暖色调。穿过“大堂”是一台我有生所见最小的电梯，刚好能容两人站立——而且站立时还得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会彼此“亲密接触”。

旅馆的房间也非常小，写字台只有五六十公分宽，电视机是十二三寸的，椅子则一拉出来就会碰到床，不过这些东西我本来就没时间用。唯一宽敞的是床，但床的两侧只有不到两英尺的空间，我的小旅行箱一放倒就阻隔了交通，走路只能跨过箱子。而小得最令我惊讶的还得说是洗手间：这洗手间倒也五脏俱全，抽水马桶、洗脸池、淋浴设备一样都不缺，但抽水马桶与洗脸池的投影几乎相切，坐在马桶上时，手只能搁在洗脸池上，真是前所未闻的设计与体验！除固定设备外，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是法国的电源插孔与美国完全不同，害得我带来的手提电脑无法使用<sup>18</sup>。

---

<sup>18</sup> 电子版注：“无法使用”应该只是“初始状态”，手提电脑系工作所需，不能不用——我记得是买了一个插头转换器应急，文章里不知何故未予提及，在这里凭记忆补录一下。



小旅馆掠影

(上左、上右)“大堂”

(下左) 正门 (下中) 房间 (下右) 洗手间

这家旅馆是二星级的，虽然房间狭小，房租却不便宜，每日（含免费早餐）为一百欧元（约合一百二十美元）。到达巴黎的当天晚上，我和同事在附近餐馆吃饭时聊起了房间的情形，才聊了几句，发现邻座的一对中年夫妇在朝我们笑，于是大家攀谈了起来。原来这对夫妇来自南非，住在附近一家三星级旅馆里，他们对于房间的狭小也颇有同感——用他们的话说，三星级与二星级的差别就在于三星级房间床周围的空间是三英尺而不是两英尺。我后来听说欧洲的旅馆普遍比较小，不过我觉得像我们所住的旅馆这样狭小的情形可能与地处旧城不无关系。除旅馆房间外，我们在法国还见到了许多体型很小的车子，其中有一种类似于面包车，但长度只有普通面包车的一半，仿佛截掉了后半截，看上去特别有意思。另外，巴黎骑摩托车的人比纽约多，因此总体来说，交通工具的平均体积似乎比较小。



到达巴黎的当天下午，因故比我们先到一星期的同事 Peter 陪我进行了一场闪电式的巴黎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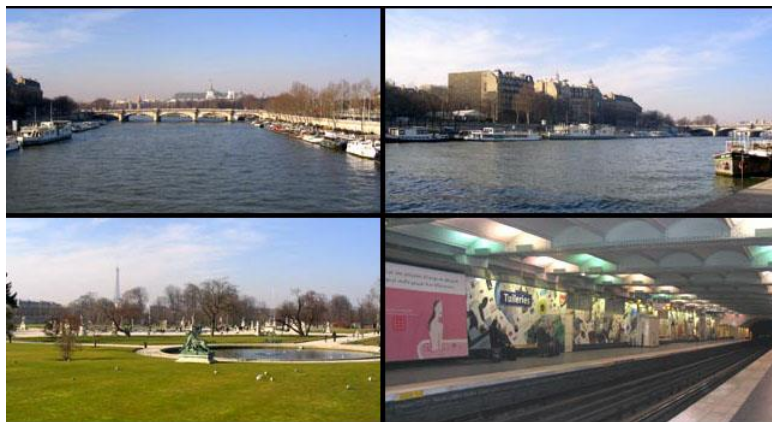
Peter 是一位二十几岁的美国小伙子，以前到过巴黎，并且学过四五年法语，对巴黎已经相当熟悉。由于我们在旧城中心的第一区，对游览来说特别便利。塞纳河（Seine）、卢浮宫（Louvre Palace）、杜伊勒里花园（Tuileries Garden）、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等都近在咫尺。站在杜伊勒里花园与协和广场上，远处的艾菲尔铁塔（Eiffel Tower）及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都明显可见——虽然都因距离关系而略有些朦胧。冬日的巴黎相当寒冷，气温大约是零下四五度，在这个纬度上虽算不了什么，但游人已经不多。

徜徉在巴黎旧城的街头，到处流淌着艺术与历史的气息。后来遇到法国同事时，我几乎就想夸奖法国经过二战的洗劫仍能保留这么多完整的古迹，但转念一想，

法国的古迹之所以保留得格外完整，与它在二战中很快就战败，经历的战火相对较少恐不无关系。这样一想，觉得二战或许是一个尴尬话题，因此没有提。不过无论是否经历战争的洗劫，洗劫的程度如何，欧洲对古迹的保存与维护远远胜过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欧洲，历史清晰可见，走在欧洲城市的街头，古迹处处环绕着游人，而走进中国的城市——哪怕是像北京这样公认的古都，除了几个点状的古迹外，文化与历史已被割裂毁坏得几乎荡然无存。我们惯常把损毁的责任推给外人，其实外来的破坏再大，也远没有自己人那样无孔不入。中国的文化正是在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自作孽”中，才受到了最彻底、最毁灭性、同时也最不可逆的摧残。

走完了步行可以到达的景点，我们开始乘坐地铁，前往更远的地方。由于时差的缘故，也由于多云的天空下阳光不甚明亮，明明才下午两三点钟，我却总觉得快

到傍晚了，为了尽可能多浏览一些景点，我们一路紧赶慢赶，在六七个小时内七进七出地铁站，加上站内转车，乘坐地铁达十几次之多。



### 巴黎掠影之一

（上左、上右）塞纳河；

（下左）杜伊勒里花园（下右）地铁站

巴黎的物价比纽约贵得多——不仅旅馆贵，几乎其它所有东西也都贵得多。我此次出门忘了带放置隐形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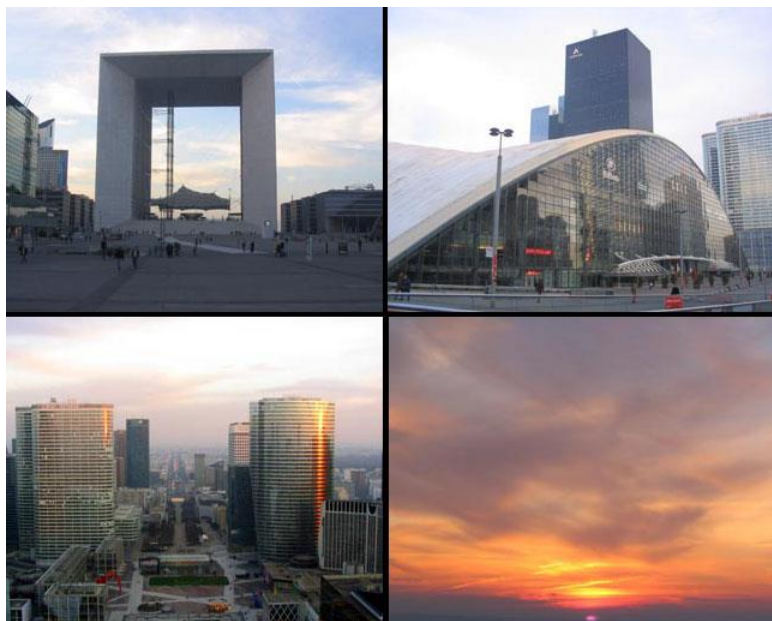
镜片的容器，在巴黎买了一个。由于容器必须与清洗液一起买，我于是又买了一小瓶清洗液，花了六欧元，差不多是纽约的两倍。以前有巴黎同事来纽约时在纽约买皮鞋，我当时还觉得奇怪，现在完全明白了。但高昂的物价之中，巴黎地铁却是一个例外。这也是我所接触的消费项目中，唯一一处巴黎比纽约便宜的地方（当然巴黎地铁的规模也比纽约小一些）。巴黎地铁不仅票价便宜，而且远比纽约地铁漂亮整洁，列车较短，行驶相当平稳，估计使用的是无缝钢轨。虽时值周末，巴黎地铁的发车密度仍非常高，等车时间很少超过两分钟。

巴黎的许多景点都已被无数的名家描述过，我就不饶舌了。看完了著名的凯旋门与香榭丽舍（Champs-Élysées）大街后，Peter 极力推荐去巴黎的地下墓穴（The Catacombs of Paris）。他说那是他到过的最奇特、印象最深的地方。

不过印象虽深，他却已不记得墓穴的具体地点了，只得向路人打听。巴黎人中知道地下墓穴的看来不多，我们问了许多人，走了一些冤枉路，花了不少时间，总算赶在墓穴入口关闭之前匆匆赶到。这个地下墓穴中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大约六百万具死者骸骨，的确是一种奇异的景观。墓穴中灯光昏暗，游人稀少，两侧全是无穷无尽的骷髅与骨骼，有时候长长的甬道中只听得到我们自己的脚步声沙沙作响。头顶的石缝中偶尔有水珠落下，钻进脖子里激起一片冰凉的感觉。虽然我们参观到的只是地下墓穴极小的一部分，但在这几十分钟里见过的死者数目，无疑将远远超过我一生其它任何时刻所见之总和。

从地下墓穴出来已是下午四点半左右，**Peter** 建议去参观巴黎最大、最壮观的教堂。不过我对教堂不感兴趣，我建议去巴黎西北郊的新区 **La Défense**。那是建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著名现代建筑群、巴黎的中央商务区。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国内时，就曾在建筑杂志上看见过对它的介绍。



## 巴黎掠影之二

（上）La Défense 的巨型拱门及楼群

（下）从 La Défense 的巨型拱门顶上远望楼群及晚霞

冬日的黄昏来临得早，我们在 La Défense 的摩天楼

群间拍了一些照后，便乘观光电梯登上了与凯旋门遥相呼应的宏伟的巨型拱门（Grande Arche de la Défense）的顶部。在那里可以眺望整个 La Défense，以及由戴高乐大街、凯旋门、及香榭丽舍大街组成的壮丽的景观中轴线。天色渐晚，我们在楼顶的寒风中目送斜阳一点点沉入地平线，La Défense 建筑群的玻璃幕墙映照着金色的晚霞，与天边的云彩组成了一幅绚丽的画卷。

离开了 La Défense，我们又匆匆赶往艾菲尔铁塔，我们知道不可能在日落前完成一天的旅程，因此有意将艾菲尔铁塔留在最后，因为它的灯光夜景最为漂亮。我们原本打算一鼓作气登上铁塔，欣赏巴黎的夜景，怎奈连续几个小时奔波下来，两人都已饥肠辘辘，于是决定先解决温饱问题。

Peter 推荐了他曾经去过的一家非常不错的法国餐厅，那餐厅离我们的旅馆不远，但和他推荐地下墓穴的

情形一样，推荐归推荐，这小伙子却已忘了具体地点，我们乘地铁后又找寻了一番，当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终于找到那家餐厅时，却失望地发现它居然店门紧闭！像那家餐厅那样在星期天关闭的餐馆及商店在巴黎比比皆是，与美国和中国截然不同。其实我们一路上就路过不少这样的餐馆，只不过唯有在我们的目的地吃了闭门羹后，才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

当我们最终找到另一家法国餐馆吃完晚饭后，我实在是累了——这时的时间已相当于纽约一月三十日的凌晨四点，加上前一晚在飞机上虽有整排的座位可以睡觉，实际上却没怎么睡着，算起来已经连续四十多个小时没有睡眠了。于是我们取消了返回艾菲尔铁塔欣赏夜景的打算，返回旅馆休息。

□ □ □ □ □ □

以上这半天是我在巴黎的主要观光时间。接下来的

两天，公司的日程排得十分紧密。法国人的生活总体来说是比较悠闲的，虽然收入平均而言低于纽约，物价又贵——连买一杯咖啡或茶都要三四欧元，但法国人咖啡照喝茶照饮。法国人生活相对悠闲的另一个体现是法国实行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制，工作时间比多数国家来得少。我以前曾设想过，像中国这样劳动力特别过剩的国家可以把每周的法定工作时间缩减到四十小时以下，就像当年从六天工作制过渡到五天半及五天工作制不曾影响生产能力一样，我相信中国实施三十五小时工作制也会很顺利的。这既可以开三十五小时工作制的先河，又可以为中国今后谈及人权问题时提供一个虽然肤浅、但拿得出去的亮点。现在看来开先河是做不到了，因为起码已经有法国走在了前头。不过我所在的这家公司这两天的日程安排却丝毫看不出三十五小时工作制的影子：每天的会议从早上九点一直开到晚上八点，中间除上午下午各有一小段咖啡时间外，就只有午饭中断一下——而且午饭时间第一天有一个多小时，第二天就压缩到了

四十五分钟。

在公司的活动中，只有两件事与我个人或个人的感受有关，在这里提一下：一件是 Joel 和我在公司广告语的小竞标中获胜（公司最终确定的广告语综合了我们两人的提议），各得到一个 iPod。这是我有史以来在英语方面获得的第一个奖项（恐怕也是最后一个）。另一件是当论及是否应该把业务扩大到中国时，许多同事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没有知识产权，令我颇感汗颜。其实以前纽约同事和我也谈及过中国盗版软件的情形，他们的印象是中国是少数在这方面与西方完全背道而驰的国家之一。我向他们解释说以法律而论，中国与西方一样，也是把侵犯知识产权列为犯罪的，只不过在实际执行时从来都是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有法律而没有执行与没有法律之间的差别也只有在闲聊时可以辩解一下，真到了决策台面上，人家关心的是结果，而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巴黎的这两天还有几个感受。感受之一是街上亚裔的比例远少于纽约，我和同事在巴黎一家中国人开的日式餐馆用餐时，店员主动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得知我是中国人后当场送给我一张优惠券（不过要下次用餐才能优惠，我转送给了同事）。换作是在纽约，中国人满大街都是，根本没人在意。感受之二是美女很多，由于我的审美观明显向东方人倾斜，西方城市能让我产生这种感觉是很少有的，巴黎是迄今唯一一个。感受之三则是巴黎的汽车不怎么让行人，车与车之间有时也有抢道的感觉（当然都是在交通法规未禁止的范围内）。在美国，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通常至少一个方向有“STOP”标志，表明该方向的车辆穿越路口时需停车相让，但在巴黎的许多路口——据同事说——是谁先到谁就有路权<sup>19</sup>。另外，巴黎城市道路及高速公路的速度上限普遍高于纽约，加上街道走向复杂，行人过一个交叉路口有时要兼

---

<sup>19</sup> 电子版注：这类似于美国路口的 All-way STOP——不过区别是：后者虽也是谁先到谁有路权，却全都必须先停一下再行驶。

顾不止一个方向的信号灯，初到时不免有些不习惯。不过巴黎交通的整体秩序仍然是良好的。



记得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一书里提到巴黎有许多可爱的市民，爱巴黎爱得没了边际，唯恐游人没读懂巴黎。这次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位热爱巴黎的市民。在离开法国前的那个晚上，大家吃完饭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公司老总之一的 Sam 忽然提出要开车带初到巴黎的 Joel 和我浏览巴黎夜景。

Sam 胖胖的身材，大约五十多岁，能说一口带浓重法国口音的英语。他近来上下班都乘地铁，自己已不再开车，这次为了带我们浏览夜景，特意把在地下车库里停了好几个月的车子开出来，加满油，驶上了巴黎街头。

“你们不能就这样离开巴黎！”当我们向他道谢时，

他劈头就是这样一句。

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就这么离开巴黎，那是入宝山而空回，而且显然没读懂巴黎！

Sam 带我们沿塞纳河两岸、香榭丽舍大街等景观大道及一些有古迹的小路行驶，沿途观赏了卢浮宫、巴士底广场(Place de la Bastille)、歌剧院(The Palais Garnier)等著名景观，一边行驶一边给我们解说。在道路条件许可的地方，他还放慢车速甚至停下来让我们仔细观赏。

沿途我们曾路过一幢漂亮的旅馆建筑，Sam 说那幢建筑在二战时曾被德国的盖世太保占据，“他们也知道这是一幢好建筑”——当 Sam 这样说的时候语调平和，不带丝毫仇恨，甚至听得出为法国有这样一座连侵略者都知道珍惜的伟大建筑而骄傲。这让我想起去年在法国诺曼底海滩举行的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仪式上，法

国破天荒地邀请了德国总理。我觉得在对待二战的历史上欧洲人显示出了他们的成熟与理性，他们懂得只有平和、宽容、自省及进取，才会有欧洲的共同崛起。正如当时的法国总统府发言人所表示的：邀请德国总理出席是一个鲜明的象征，它向世界表明了欧洲面向未来的决心。

虽然已经过了零点，夜晚的巴黎依然灯火璀璨，但少数著名建筑不知怎的却没有泛光照明——其中包括凯旋门，这让我觉得有些意外，Sam 更是沮丧之极。我安慰他说或许是太晚的缘故，但他依然耿耿于怀，一路上连声说真是太失望了。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以前我带朋友游览杭州时，若某个我引以为自豪的景点因装修或其它原因没有展现出应有的风貌时，我的沮丧与此刻 Sam 的简直如出一辙。

Sam 曾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工作过一年多，直到几

个月前才返回巴黎。说起那段经历时，他语带伤感地表示自己离开巴黎已经很久了——仿佛为疏离了这座城市而愧疚，对巴黎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我说：“Sam，听得出您很为巴黎而感到自豪啊”。他高兴地笑了，并加上一句：“每一位巴黎人都是为巴黎而自豪的。”

在巴黎老城区转了一阵之后，我们的车子驶向了 La Défense。这是 Peter 和我两天前到过的地方，Sam 以前曾在那里工作过。当 La Défense 的楼群出现在车窗外时，Sam 掩不住兴奋地问我们：“这里和曼哈顿差不多了吧？”其实 La Défense 远比曼哈顿的任何建筑群更为漂亮，即便是以前的世贸大楼，虽然建筑规模比 La Défense 的任何单体建筑都大得多，但却没有像 La Défense 那样巨大而开阔的广场空间及宏伟而高度艺术化的设计，更没有与凯旋门遥相呼应的全局构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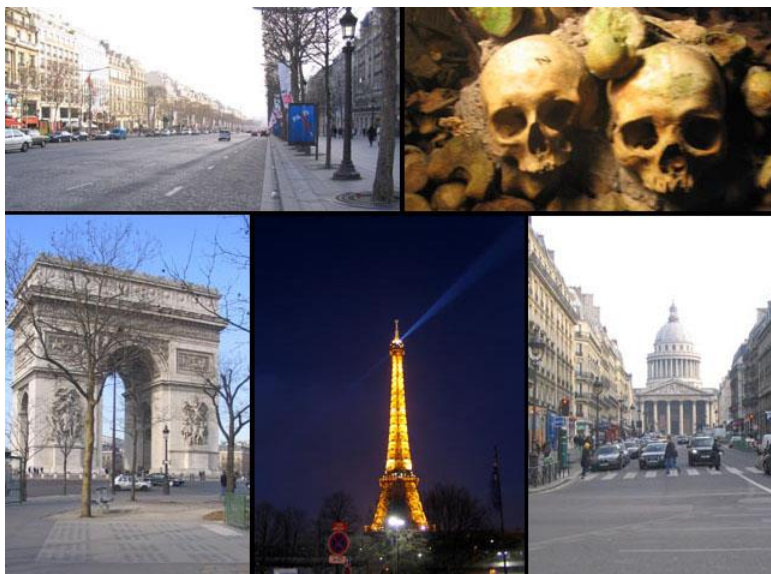
接近凌晨一点时，我们又回到了塞纳河畔，在河畔

的公路隧道里，Sam 忽然开起了飞车，连弯道都不减速，我们正要提醒他减速，车子已经驶出隧道……

“快看窗外！”Sam 朝我们大喊一声。我们向窗外望去，只见远处艾菲尔铁塔上无数的灯光如烟花般闪烁跳动着，整个铁塔都在光芒中颤动！这是巴黎夜景中最登峰造极的设计：艾菲尔铁塔在夜晚的每个整点时刻都会点亮无数的闪烁灯光。在我们的赞叹声中，Sam 像孩子一样高声笑了起来：“我一路开飞车，就是要让你们一出隧道就可以看到闪烁的艾菲尔铁塔！”

这就是巴黎之旅留在我脑海里最难忘的一幕：二月一日凌晨一点，流光溢彩的夜巴黎映衬之下的繁星闪耀的艾菲尔铁塔。

十二个小时之后，我们乘飞机离开了这座美丽缤纷的艺术与浪漫之都。



### 巴黎掠影之三

（上左）香榭丽舍大街（上右）地下墓穴；  
（下左）凯旋门（下中）艾菲尔铁塔（下右）？？？<sup>20</sup>

2006 年 2 月 9 日

<sup>20</sup> 电子版注：下右相片当时未留说明，可能系乘车路过时所摄，本就不知名目。制作本书时查了一下，道路尽头的建筑很可能是所谓巴黎万神殿（Panthéon）——还有一个很土的译名叫作先贤祠。

# 二〇一九年回国散记

(2019.07.23 – 2019.08.07)

二〇一九年夏天，我回国参加了 7 月 26 日至 7 月 30 日在大连理工大学的“第九届全国数学文化论坛学术会议”，及 7 月 31 日至 8 月 3 日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数学文化》创刊十周年座谈会”。此次回国在深圳、大连、贵阳、香港各停留了若干天，并在武汉“过境”，期间发了若干微博。以下文字是在微博的基础上合并、整理、扩充、配图而成。

□ □ □ □ □ □

7 月 23 日

今起回国参加一些数学文化活动。早晨大雨，从家

门到长岛火车站的几分钟步行成了咫尺天涯路。到了机场，雨却止了，简直是老天在特意为难我。此次乘坐的是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由香港进出，比以往乘坐的国航、东航、南航等都空得多，不知是否系香港近期的混乱局势所致。——于飞机上

## 7月24日

顺利抵达香港。国泰航班上的大陆客比例远低于国航、东航、南航等，氛围安静多了，与后几家的嘈杂反差甚大。连空乘人员也更安静，不曾一遍遍地来回巡视，一次次地重申注意事项，也不曾推销免税商品。在飞机上主要是看书，也看了一部科幻片，名曰 *Alita: Battle Angel*，总体还行，但故事未完影片就完了，估计是要拍续集。——于香港机场

## 7月25日



深圳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

与友人在深圳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吃晚饭。本拟于夜幕降临前抵达，日景夜景一起看，结果因抵达时位于宽阔大道的错误一侧，司机为了掉头花费大半个钟头，将日景折腾掉了。而夜景因被内部灯光在玻璃窗上的反光所叠加，很难看清，就只当普通餐馆，聊天吃菜了。

国贸大厦是昔日深圳之骄傲，在 42 楼陈示了许多政要来访的相片——不过粗略看了下，除一幅某外国部

长来访的相片是 2009 年，其余皆为 2000 年以前，折射出地位的没落。此外，从 42 层到 49 层的电梯非常小，显示出昔日的建设标准远逊于今朝——当然，也正反映出深圳这座城市的突飞猛进。最后，一楼大堂的一部分居然辟为了衣服摊和香烟摊，观之颇感意外，有一种极度务实、谋生不易的残酷感。



深圳国贸大厦内<sup>39</sup>

---

<sup>39</sup> 电子版注：这是本书中第二幅并非纯风景的相片（第一幅参阅“二〇〇二年回国札记”），系因忘了拍背景上这幅“南巡”相片的纯“风景”照。

7月26日

自昔日的一整年军训后，时隔近 30 年，再次来到大连。在去往旅馆的路上，问前来接机的大连本地人：是否知道大连曾经有过一所大连陆军学院？答曰：从未听说过。是呵，岁月无痕，多少人多少年的青春，在岁月的沧海桑田里，只是一朵随风而逝的浪花……

7月28日

此次回国参加的第一项活动——第九届全国数学文化论坛学术会议——的连续两天的报告部分结束了。对张益唐的印象非常好，他有一种我特别欣赏的恬淡的气质。在会场内外，常可见到他缓步来去或独自站立在人群里的身影，有熟人与他打招呼，则轻声交谈几句，人一走又恢复宁静。在主办方宴请特邀报告人的酒席上，他的话也很少。他太太倒是很活跃，与坐在大餐桌对角

线位置上的友人反复斗酒，每次想说“对角线”却总是说了“对角”二字就卡壳，坐在旁边始终面带微笑的张益唐就轻声提醒“对角线”。他唯一一次主动说话说的是怀旧的话，语气平静，语速平缓，听着很舒服，给我的直觉印象是很有人文沉淀。



大连理工大学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会场里的听众人数有一个随时间递减的趋势，下午比上午人少，第二天比第一天人少，张益唐是为数不多的从无缺席者之一，静静听着每一个

报告。我的报告是在第二天午后，“非战斗减员”已达相当比例，看见他仍坐在台下甚至有一丝温暖的感动<sup>40</sup>。张益唐自己的报告是在第二天上午，是关于 Landau-Siegel 零点的<sup>41</sup>，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是所有报告中逻辑最清晰的之一。

## 7月30日

昨天是大连活动的最后一天，婉谢了主办方邀请的旅顺之游（因昔日军训时已去过日俄战争旧址等景点，而既为旧址，当不可更新，故不必重游），自己去大连市区转了转（自然，也“顺便”去了书店）。昔日的印象已杳不可寻，大连改变了许多，似乎比记忆里的更嘈杂了。再过一小时，我将离开大连，结束时隔近 30 年的重返大

---

<sup>40</sup> 2022 年补注：两年后，在纽约与张益唐再次相聚时，得到了一句“那个报告做得非常好”的评语，颇有《飞狐外传》里锺氏兄弟听到苗人凤评语时的“一言之褒，荣于华袞”的感觉。☺

<sup>41</sup> 电子版注：关于 Landau-Siegel 零点，我后来撰写了一篇简介，题为“什么是 Landau-Siegel 零点问题？”，收录于电子书《数学杂谈》（2024 年）。



大连人民广场（旧名斯大林广场）



大连街心小景

连之旅。我的未来还会再有一个 30 年吗？我不知道，还会再来大连吗？也不知道。——于大连机场

□ □ □ □ □ □

从大连经武汉抵达了贵阳——是我初次造访贵州。在大连和武汉机场都听到不少航班延误或取消的通知，心里忐忑，生怕自己的航班也被点到，好在有惊无险。一日内见过了大连、武汉、贵阳三地的机场，比较起来是武汉的既新且大，贵阳的次之，大连的垫底，且贵阳的还在扩建中，以机场而论大连是大大落伍了。

从机场到位于贵阳郊外贵安新区的旅馆足足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沿途景观交杂：既有草木覆盖完好的青山绿野，也有采石挖泥留下的荒山秃岭；既有整洁气派、摩登靓丽的新建楼群，也有残破肮脏、拥挤不堪的连片旧屋。不过道路本身倒是全程维持着不错的标准，位于新区的旅馆更是占地广阔、设施现代，甚至堪称豪华。

7月31日

上午赴青岩古镇游览。

以我的肉眼看来，此镇的建筑乃是仿古而非真正的古建筑——甚至不是古建筑的翻修。不过其中的一座屋子居然被称为“邓颖超母亲曾居地”。

虽非周末，古镇依然游人如织，看来仿古与真古之别对吸引游人并不重要。整座古镇最具“古色”的其实是地上的青石板——被巨量游客踩上几年的磨损度跟被古人踩上千百年有些相似。

穿过无数小店铺，一鼓作气登上制高点，眺望了整座小镇及四周山野，然后沿长城状的石阶而下，最陡处颇有些心惊肉跳，然亦是整个游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甚至最不虚此行之处。



青岩古镇的陡峭石阶

□ □ □ □ □ □

下午在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参加了《数学文化》创刊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是一个新建的校区，漂亮得出乎意料，跟发达城市或著名院校的大学新校区相比毫不逊色——尤其是图书馆，外观极为气派。



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的图书馆

回想起来，我跟《数学文化》的缘分从 2010 年发表第一篇“黎曼猜想漫谈”开始，与该刊同行了十年历程的 90%——且这个比例还在继续增加，继续趋于 1。无论从作者还是读者的角度讲，《数学文化》都是我最喜欢的刊物——从作者的角度讲，该刊不仅从不对我的文字

设限，且有非常专业的排版人员，连公式都无需作者自己转成 Word 或 LaTeX；从读者角度讲，该刊是我唯一系统阅读的刊物（我爱读书，但早已很少阅读刊物）。在我的文字中，数学并不是比例最大的，却因《数学文化》的缘故，让我结识了最多的友人，这是让我极感温暖的。

## 8月1日

贵阳附近通往主要景点的道路大都相当不错，且车辆甚少，没有其他省市常见的繁忙和拥堵，猜是百姓拥车不多之故。此猜测与后来导游偶然提及的信息似可相互印证：导游称 2018 年贵州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甘肃和西藏还低，在全国垫底。在贵阳附近游览的另一个观感是：贫困区域有一定的“稠密性”：任何漂亮景区的“任意小”邻域内，都往往能见到破旧、丑陋或废弃的民居（不过多为砖房，纵向自比想必已较祖辈进步多多了），及建筑或生活垃圾。



久仰黄果树瀑布之大名，今日终得一游，但于几个主要的分景区中，只有时间游了一个。



摄于黄果树瀑布

也许是看过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之故，瀑布的壮观稍有些低于预想。本拟不顾导游警告去一下“水帘洞”（导游曾警告说，该处因拥堵之故，起码要花三小时），结果洞口还远在视野之外，人流就已水泄不通，只得放弃。

不过好歹已从常规视角看过这个中国最有名的瀑布，不虚今日之行了。黄果树景区的人真多，一半时间花在等候进出景区的巴士上，剩下的时间又有一半花在了行走过程中的拥堵上。不过景区的设施有两下子：无数的空调大巴，巨大的自动扶梯，唯一值得挑刺的是厕所普遍没有手纸——但这远不限于景区。

## 8月2日

游天河潭毕。经过了昨日黄果树瀑布人山人海的洗礼，天河潭真是清静得喜出望外，而景致颇佳，水陆搭配亦甚相宜，很是值得。

午饭在此地仿古街区的某餐馆，席间与出版过多部旅行随笔的友人闲聊，得知其旅行摄影及书中相片皆出自“傻瓜机”或手机（因用正式相机容易惊动拍摄对象，不便“偷拍”），顿时解决了让我长期纠结的懒于学习“手

动”摄影技术的惭愧感，甚至比天河潭的美景更让我舒心。☺



天河潭景区

□ □ □ □ □ □

在贵阳的最后半日，拟往市区一游，问旅馆前台，得知因地点偏僻之故，前往市区虽不难，返回旅馆却不易。后来好在有友人联系了一辆车，才终于成行，在“甲秀楼”一带逗留了一个半小时，沿途则穿越了市区的一

部分。



贵阳市区

贵阳的某些局部比我想象的气派多了，高架桥层层叠叠，大楼垒着山势，真有摩天之状。不过往细部看，则前面提到的贫困区域的“稠密性”仍然适用。将这些年到过的国内城市综合起来看，一个总体的观感是：社会发展水平虽高下有别甚至有巨大分别，但稍具规模的城市都建起了一些在特定视角（通常是俯瞰或远眺）很耐看，能激发本地人自豪感的局部——这当然是好事，

只要那自豪感别膨胀成不可妄议的独断就行了。

### 8月3日

就要离开贵阳了。导游跟我们告别时曾云：来贵州的外地游客只有一个不太大的比例旧地重游，而旧地重游者平均要隔 20 年才会回来。此言姑妄听之，但世界太大，人生太短，一别或许就是永别，再见或许就是不见，对大连，对贵阳，都确实是很大的可能，很多的际遇和缘分亦都是如此。——于贵阳机场

### 8月4日

此次回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天重回深圳，去了诚品书店。该书店的规模未必比得上深圳书城，但氛围远胜，且少了“红色”书、考试书等等，又没有挡在书架前的席地看书大军，感觉清爽多了，收获也大得多（当然，

开在大陆，有些书是不指望能见到的——但这样也好，为明天的香港行留个小期待）。



深圳诚品书店

另外，在深圳所住的旅馆名字颇有趣，叫做“马哥亭罗”——若不是前一阵整顿崇洋媚外名称时突击改的名（就像“曼哈顿”改名为“曼哈屯”一样），就是先见之明或歪打正着地符合了政治风向。☺

8月5日

由于一向鄙视所谓“群众的智慧”，对“群众运动”更是素来讨厌，故而没有关注香港近期的群众性事态。甚至几周前友人替我订的往返机票经过香港，乃至十天实际经过香港（但从机场就直接乘船到深圳了），也不曾引起我的留意。直到要赴港逗留的前夕，才想关注一下新闻，结果连凤凰卫视那样的亲中电视，也被实时屏蔽。都说旁观者清，看来我却非得亲临风暴的中心，在可以用谷歌的地方，才有希望知道事情的全貌。

关于群众运动，略谈几句。大家也许能归纳出，在几乎所有的群众运动中，反对方总可以举出参与者的野蛮行径，比如辱骂，比如殴打。虽然反对方的目的多为以偏概全，但所举的行径往往有属实的部分，这也是群众运动的巨大软肋，即群众运动中能量最大的往往是人渣——越是在秩序井然的社会里，人渣就越是只有依托群众运动才有“渣”的机会。退一步说，即便忽略人渣，

群众运动也还有另一个让我看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如果你是群众运动妨碍到的区域里的居民，你让参与不要妨碍你的生活，再理性的群众运动也绝不会把你的利益当回事的。就凭这一点，群众运动的堂皇口号在我眼里就有了虚伪性<sup>42</sup>。



正在福田高铁站等候去香港西九龙的车。候车室的设施挺好，一大批电动按摩椅充作了普通椅子——虽无

---

<sup>42</sup> 2019年8月12日补注：对批评最常见的误读之一，是将批评某种东西或某种立场视为是支持相反的东西或相反的立场，这条批评群众运动的微博就极有被这样误读的风险。因此在这里要明白地说一句：我对群众运动的讨厌并不意味着支持群众运动试图抗衡的那一面——事实上，那一面在我眼里更等而下之。只不过，在反对那一面的人眼里，群众运动往往被赋予先天的正义性，这却是我不能苟同的，因为群众运动也具有极大的负面性——以香港此次的群众运动为例，就出现了将罢工的自由延伸为不允许别人不罢工的蛮横（比如阻挠地铁运行），将集会的自由延伸为干预别人生活的霸道（比如阻挠别人乘飞机），等等，这些都是反民主、反自由的恶行——虽然打的是民主和自由的旗号。有人也许会说：你两面都批评，那你说该怎么办？老实说，我提不出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提出批评——就好比不会写小说并不意味着不能做文学批评）。我喜欢香港，也同情港人的立场，但如果说七年前我对香港还有乐观的希望（参阅“香港掠影之文字简汇”——已收录于本书），那么如今的我有越来越不乐观的预感，觉得在极权赐予的空间里谋生存的香港很可能是一个无解的悲剧，不是在同化中消逝，就是在对抗中消亡。

意按摩，也比普通椅子略舒适。进候车室安检时被要求查看我的书，有些出乎意料。我边开箱边跟检查员说，放心吧，没有政治类书，她也笑了，说你猜到我们要查什么书了（其实我不仅猜到了——这根本就不难猜，且还有半句话没说出来，那就是：大陆根本没有值得买的政治类书）。原以为只有从香港进大陆要查违禁书，没想到反向也要查了——当然，都是大陆这边在查。



中午抵达西九龙高铁站附近的宾馆，除在一处过街地道见到些政治广告外，尚无异状。下午赴尖沙咀诚品书店购书。四时半，书店提前关闭，听说是将有游行，怕被波及。返宾馆稍事休顿后，取消了与友人的餐约，出门自觅餐馆。然走不多远，忽闻到些刺鼻气味，眼睛亦略感不适，疑心是远处有催泪瓦斯，遂不再前行，在宾馆对面就近解决了晚餐——饭菜倒还可口。中午吃饭时听新闻，则知香港地铁一度瘫痪，但并非地铁工人罢

工，而是有人阻挠所致，此即我前面所说的“群众运动中能量最大的往往是人渣”——群众运动的真正威力，其实大半是出自这种下三滥，以港人的素质，亦不例外。

8月6日



阴霾的天空仿佛香港政局之写照

今天由尖沙咀乘天星小轮赴中环（小轮很破，但观景仍佳），然后又往铜锣湾，在诚品书店买书三册，归程

则在码头附近的咖啡馆小憩。沿途已无昨日乱象之残留，香港起码局部和暂时地回到了七年前那个让我喜欢的模样。昔日东京博士曾从他在中国大陆发达城市及日本拍摄的海量相片里随机挑出百幅相对比，极鲜明地显示出两国民众平均气质的巨大差距。那个对比，若把中国城市换成香港，差距会小得多——如果仍有差距的话。我对日本的印象已经模糊了，但以我在街头、地铁的所见，香港人的平均气质比纽约强。



香港不愧是美食天堂，凡我吃过的各种价位的菜肴都很可口，连甜点、奶茶等也都甜而不腻、恰到好处，店家的空调则普遍开得比深圳足，是我这种怕热者的福音。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大陆到处有的豆浆、绿豆汤等不那么常见。香港的物价跟纽约比不算贵，比深圳则贵得多，但有一样东西便宜得出乎意料：摩天轮居然只要 20 港元，比美国便宜一个数量级。傍晚时分见到，当即上

去坐了坐。

## 8月7日

旅行即将结束。最近四年共回国三次，每次回国前都视若畏途——因为我坐着无法睡觉，故长途旅行特别累，生物钟又特别准，调时差也就特别难。不过回国后的旅游、会友、购书、闲逛，以及摆脱循环小数般的日常工作的轻松，又渐渐让我留恋。但戏剧性的是，每次返回纽约前总会出些状况：前一次是在北京遭遇航班延误，被迫过夜；上一次是在厦门差点被台风追上；这一次则是在香港遭遇群众运动。结果每次当飞机终于腾空而起时，都被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恰好抵消掉了心中的恋恋不舍。

## 8月8日

原以为香港局势这么混乱，返程的航班起码会像来

时那样空，结果却不然，经济舱彻底满员，灭了我躺着睡觉的妄想。不过返程机型的座椅不错，椅背调节度似乎特别大，居然破天荒让我睡着了六七个小时。醒着的时间则看了四部影片，依观看顺序分别为：*Apollo 11*、*Ex Machina*、*War for the Planet of the Apes* 和 *Johnny English Strikes Again* ——都还不错，印象最深的是 *Ex Machina*，没有沿袭“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老套，而是让机器人美女骗取了对其进行“图灵测试”的程序员的感情和正义感，使之协助自己逃出实验室，然后踹掉程序员，独自混入了人类都市，以最终极的方式通过了“图灵测试”。

由于抵达纽约已近午夜，事先订了一个机场附近的旅馆过夜。纽约真是不夜城，不仅从空中俯瞰灯火璀璨，而且 AirTrain 在午夜时分依然维持着5分钟一班的密度，旅馆也24小时免费派车接人。相比之下，国内的某些硬件虽已很“硬”，颇有让国人自豪之处，在不方便的时段

却往往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此一软肋或可为今后努力之方向吧。

2019年8月9日

## 卢昌海电子书·之二十三

### ■■■ 作者的其他电子书 ■■■

11. 《我的“疫年纪事”》
12. 《漫话科学哲学》
13. 《微言录》（三集）
14. 《致编辑·报刊卷》
15. 《乱世学人》
16. 《致编辑·报刊卷》
17. 《星际旅行漫谈》
18. 《最壮丽的世界线》
19. 《数学杂谈》
20. 《作品·二〇》
21. 《微言录》（四集）
22. 《物理的群星闪耀》

□□□ 更多电子书可查阅 □□□

<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introduction/ebooks.php>